

兩

漢

書

疏

東漢書疏卷之五

何敞

字文高汝
平陸人

奏記太尉宋由司徒袁安

元和中敞辟太尉宋府由待以殊禮敞議論高
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
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
爲祥瑞敞通經傳能爲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
二公曰

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鸛鶴來巢昭公存

乾侯之危

春秋有鸛鶴來巢昭公存
文成之世
鸛鶴來巢昭公存
左氏傳魯大夫時已曰
鸛鶴來巢昭公存

乾儀之馬儀公在乾杜孫注西狩獲麟孔子自
兩楹之殞而公羊傳曰西狩獲麟有以告孔子者曰
批而湯下必相曰吾道窮矣何氏注曰殞者大平之
聖人之類時得麟而兆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
記孔子謂子貢曰子嘗夜夢生於兩楹之間矣
人眉於兩楹之間即數人也子殆將死也連髮疾
死而海鳥避風滅文祀之君子議焉止於魯東門之外
三日葬文仲使國人從之履會因曰今魯其
風乎廣州之高恒如風足歲為多大風冬又仲
之曰吾今異焉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除不可不察
焉蓋然不敢答儀者此耳
及居無何而崩宗廟

奏記太尉宋由

特責氏專取外戚奢修宮坊通制者帝為

史記 故奏記太尉宋由曰

故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

不各欲爲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以

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

履晏晏之純德晏晏和也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

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

出入再期宜當克己以醜四海之心禮一殺不升則振

服撤膳禮記曰歲凶年及不登君膳不祭肺旗減膳天下不足若已使然

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獲涼州緣邊家被凶害唐西蕃水旱

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嘆息相依又

中州內郡私公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履載賞
賚過度但聞賜自即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
竭帑藏損耗國寶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

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東

常請書召公出取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

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爲而已哉宜先正

己以率群下遠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

之禁節省浮費賑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

聰明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于文述祿

文述祿

文王每出工文之病也王止而後人謂之
生也當行也何也曰從政者以先人也人多
也而我取焉是勤人以自封公儀退食之比哉
儀休相齊食茹而美接園葵而棄之見布好而逐出其
求婦歸其賊云故令農士女工安得售其貨乎此皆
由不能

時遂寶憲為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使
者為憲弟篤景竝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
敬上疏諫曰

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慢書之耻

匈奴以

其三十萬騎圍高祖於白登十日蒙白登在平城
十餘里高祖時冒頭遺高后書曰陛下獨在孤
兩主不樂以無自娛願以此二辱者臣子所為
有易其

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念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

文母之操

文母文王之妻太妣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

陛下履晏晏之安

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耻而盛春東作

燕起

故人始就耕故曰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猥復爲衛

尉篤奉車都尉景繕脩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筭之人

誠竊懷恠以爲篤景親近貴臣當爲百僚表儀今衆軍

在道朝廷焦膺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

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

恤人之困

書奏不省

上肅宗章帝封事

敬後拜爲尚書復上封事曰

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人臣至以殺身滅家而

爲之者何邪若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

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較明也昔鄭武姜

之幸叔段左傳鄭武姜愛小子叔段莊公文武姜請以京城太叔後武姜引以慶之

寵州吁左傳衛在公寵州吁州吁好兵公不察大

莊公不從及辛夷子桓公立州吁乃殺桓公而篡其位愛而不教終至凶矣曰是

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又記

曰亂人之所以亂而不食鳥豕爲伏見大將軍憲始遭

大憂公卿比奏欲今典幹國事此類也憲深執謙退固

辭職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論

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元第專朝憲策三軍之重

篤景總宮衛之權而重用百姓奢侈借倡誅戮無罪肆

心自快今者議論凶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視

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

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申伯周宣王元舅也伯也

曰維岳降神生而及申申伯之德如憲等陷於罪辜則

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君之權呂后徵封呂氏在爲王

順命而封之呂后崩平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敬

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絲絲塞其消消消消金人曰

高河... 不... 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

誓泉之譏左傳御武妻引太叔段襄鄭莊公實妻下使

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滅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生女

猶不免於嚴怒方言滅獲如汗厥也史記曰蘇秦謂

來私者夏之妾曰勿憂吾已為外棄酒持之笑居三日

其大果至妻使受摩茶酒而進之妾敬言酒之樂字則

忍其主怒也欲勿言抑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作懼

然備不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

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

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自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

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

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實氏之福

徐防

字詡博陵國饒人也時爲同產

上孝和帝疏

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

上疏曰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

史記孔子沒子夏

夏始西河敬弟子三

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

前書曰仲尼沒

而後言絕七十子喪而大書中以春秋

漢承亂秦經典廢

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士徵儒

新開置太學

武帝時開學官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

博士十有四家

漢官儀曰：博士有十四家。漢初置博士，掌五經。漢景帝時，置博士，掌五經。漢宣帝時，置博士，掌五經。漢元帝時，置博士，掌五經。漢成帝時，置博士，掌五經。漢哀帝時，置博士，掌五經。漢平帝時，置博士，掌五經。漢光武時，置博士，掌五經。漢明帝時，置博士，掌五經。漢章帝時，置博士，掌五經。漢和帝時，置博士，掌五經。漢安帝時，置博士，掌五經。漢順帝時，置博士，掌五經。漢桓帝時，置博士，掌五經。漢靈帝時，置博士，掌五經。漢獻帝時，置博士，掌五經。漢魏時，置博士，掌五經。漢晉時，置博士，掌五經。漢宋時，置博士，掌五經。漢齊時，置博士，掌五經。漢梁時，置博士，掌五經。漢陳時，置博士，掌五經。漢隋時，置博士，掌五經。漢唐時，置博士，掌五經。漢宋時，置博士，掌五經。漢元時，置博士，掌五經。漢明時，置博士，掌五經。漢清時，置博士，掌五經。漢宣統時，置博士，掌五經。

建詩有申公、韓固、韓嬰、春故、有嚴彭祖、蔡文、繁、禮、有戴德、戴勝、凡十四博士。太常、光祿、有明、成、聖、一人為祭酒、一人為博士、一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為、中、乙、

設甲乙之科科二十人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

人掌文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

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諸經為業私

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與諍訟論議紛錯互相

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古者文

事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及疾史有

見古史官之綱文今則無之疾時多事繁也疾史有

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違師說

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遂以成俗誠非詔書所

本意政薄從忠三世常道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之

之政小人以忠三王之遺若循環周而復始

天史論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

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

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師義有相伐相者正以爲

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又

可矯革諸書下公

張敏字怡建河陰人

駁議死刑法

建初中有入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請誅

其罪死刑而降宥之也。自後因以爲比是時

遂定議以爲輕侮法。敏駁議曰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
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

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蓋萌生長羅隙孔子曰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使也言使政務可但使人從之
若如其本未愚者或輕而不行

文春秋之義子不報父讐非子也公羊傳父不讐子復
讐可也注云不受誅

罪不當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

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

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寔以繁滋至有四

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
教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
書有政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

議密不省

上肅宗章帝疏

敏復上疏曰

臣蒙恩持見接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
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
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何以禁必不能使不
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臣吏復容其姦枉議
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

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趨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

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

常春一物枯即為災札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秋一物

華即為異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秋雨王者承天地順

四時法聖人從輕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

平議天下幸甚和帝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時為尚書僕射

上順宗帝疏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擇

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

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

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

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詩云克岐克嶷

岐嶷然意有所如也其嶷嶷然有所倪天必有異表儀禮云

見反文曰倪言大邦有子女猶人之有女弟

求焉宜參之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均以貌稽之典

經斷之聖慮左傳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政令猶

汗往而不反易曰渙汗其大號渙王若光詔文一下形

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

漢書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漢書卷之九十四

駁議上順宗帝

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儻
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度上書駁之

曰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即明曰目臣以獻可替否為

忠左傳曰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替其否書

載稽疑謀及卿士稽考也考正疑事詩美先民詢于芻

蕘詩大雅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者謀之也國有大

政必議之於前訓誥之於故老國語云何曰驛有大

若之後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

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史試牋奏

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

典元詔曰勅別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曰七言惟作命事言臣下得故稟令又曰令作惟行不惟反

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

難謀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詩大雅篇也謀信也斯詞也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

易者天子也朱文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出奇之策

六出經學前書陳平詩也鄭可之政非必章奏說苑曰

鄭子無中外私外無諸侯之志子產從政也擇能而

使之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以道易

行明年上計景公遊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

也今歲不行貨賂不淫務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化東

景公下史記曰秦與燕共伐甘奇顯用年希強仕以廣河間之地甘

十一年使於趙說趙王立解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

記曰四終肯揚聲亦在弱冠士君子自請願以長

必謂命天子大悅貢誼年十八以請詩焉又杯

文帝召漢承周秦燕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

家自有制度本以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

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割矣舊章利制也便利未明探心

不賦賦賦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博卿士

若事下之後議者刺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三言

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

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

詳采厥衷敢以警言冒干天禁

不察人君顏色而言如無日之人孔子曰未嘗

顏色而言謂惟陛下納焉

帝不從

上順宗帝疏

時陳留郡缺職尚書敬薦廣曰

臣聞德以旌賢

旌明也尚書曰德標德官

爵以建事

以功典謨所美

典曰考績之有功者則授之以官矣

服五章天秩所祚

五服謂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服也

禮台表五札有庸哉天命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

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誠

通雅博物始聞探曠窮理六經與舊章原式無所

覲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
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以夜勿繼才有
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尚書劬勞
日夕後母年老既蒙簡照該職千里匡寧方國陳留近
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畧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此網
類俗使東脩守善有所勸仰

袁安

字安公汝南人

上孝和封事

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爲耿夔所破遁
走烏孫塞北地空餘節不知所屬憲日矜已功

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音鹿蠡王阿佟姓本爲
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的單于故事第下公
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議可
許安與任瑰奏以爲光武忍懷南虜非謂可未
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罪可以汗禦北狄故也今
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及其北庭拜領降衆無
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
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
上封事曰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

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

其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

突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

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也前漢書太尉宋由光祿勳

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洪

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組

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屯

光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

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唱大謀

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謀遠三世之

憂

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知實，奮議而欲背棄之。

愚夫言行君子之樞機。

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德業之基也。

實謂理國之

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焉。今若失

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

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以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

可廢，信不去。

端語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竟歲一億

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

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陳寵

字昭公，沛國人也。後漢書

上肅宗章帝疏

是特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如永平號尚書決

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

上疏曰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

故唐克著典青災肆赦先典之辭皆尚也災害也肆

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書立政之辭皆過也文雅也

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三德謂剛柔正直由此言之聖

賢之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之姦惡茲

憲既平必宜濟之以寬濟蓋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

群僚弘崇晏晏和而有司執事未率奉承典刑用法

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考格酷烈之痛勞即勞苦也

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送送送送送送

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

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大絃急則小絃絕

矣故德曰罰得則益邪止賞得則下權比子之藏也

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國富室足

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貢

不知臧孫熱而避位詩云不剛不柔而政優優和也

今聖德克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

齊魯兼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發制

上肅宗章帝

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有刑也

時帝始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

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

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

公卿議寵奏曰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于芸蕪之

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漠風至則蘭夜于生月今

日短至在陽爭諸生蕩芸始生為辨出射皆

焉用風也云香聆令曰諸生蕩安形體今月

原春風也也天以為正周以為春

仲冬諸生也天以為正周以為春

正春皆始色十一月陽氣上通雉

本諸天以爲正氣以爲春陽氣上通諸生皆動於兩

地以爲正氣以爲春陽氣上通諸生皆動於兩

今季以爲正氣以爲春陽氣上通諸生皆動於兩

萬物皆出蟄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月十三月

東知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故曰天子

正夏以爲春陽氣上通諸生皆動於兩

同草木萌動東風三徵成者以通三統也歲之事

正言十一月陽氣始動於黃泉之下

其色皆赤者陽氣故以天正爲歲色尚赤

得如以候其業夏以人正爲歲色尚黑

日三王春而戌之各法其一以政止明也

通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

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

月趣獄刑無留罪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起明大

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

身欲寧事欲靜以時陰陽之所定也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

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政律臣以為殷周

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言自元和以前皆

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言自為他

應不以政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政從簡易

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

二王之春頗有違言蕭司之不諳天時之正陛下探幽析

黜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書曰五功立

有邇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積

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通三

王者二月歲正也聖功茂業不宜中疑書美也

陳忠陳忠字

上孝安帝疏

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臣竊太子

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

字書此字當再受言之後人不知遠

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備匿莫肯

發更相文備隱忠獨以爲憂上疏曰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

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口針頭如芒氣出如蠶也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

小不可不殺尚書康誥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詩大

言詭詐交隨之不可縱直即罪也用謹於不善之人也蓋所以崇本絕末鈞深之慮也臣竊

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去穿窬不

禁則致疆盜論語孔子曰色厲而內疆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

成群必生大姦故占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

罪至大辟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通致資給與同罪也故音律食音守而頃者以來莫以爲

夔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

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送威濫怒無辜僣

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歛說文云踏少也言身小步及吏之去也或隨吏追

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隣舍比里共相

壓迫在迫也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者不可掩者乃

肯發露凌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說文

或高者曰無敢說釋之○劉劭曰案文
律爲盜謀不成文理當有一述字前年渤海張伯路可爲至戒

覆申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本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

科以防求事自今疆盜爲上官若他郡縣所糾覺一發

刺史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即吏
謂督御史正法依法也尉賊秩一

守令長三月奉贖罪二

等三

以上令長見官便可擬立科條處為詔文切勅刺史嚴
加糾罰莫以猛濟寬寬懼姦惡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
協息卦為太陽消卦為太陰
其餘雜卦曰少陰少陽也寒氣錯時水涌為變天之
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
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誡

上孝安帝疏

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志
因此事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
懸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往令得奉送

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紀綱

作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

後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

節後也孝文皇帝廟遠詔薄葬以日

易月九三十大日解服履以為故節

光武皇帝

絕告寧之典

前告音義曰告李林謂之名言曰

二千石有子告賜告子告在官有刃法

賜告病三賜免天子獲賜其告被常印

忠上疏曰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

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

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

所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

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

臣行之禮也自此以上至臣有大喪并公羊傳之文

臣軍將事了退家地何喪大恤為禮國室度邊禮制不

序喪我之人作詩自傷曰寤之整矣惟壘之恥小雅

也喪我長大執我節也言守子憂思中心不結不謀

生我劬勞斯之謂矣壘之言言小而言大也

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

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曾子曰吾

觀者此也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建武元年九諸國政多

觀者此也

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宰而群司營祿念私解箱三年

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

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藉田之耕起於孝

文孝文二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其國藉田也孝廉之貢發於孝武武帝元

國國語今年郊祀之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臣三雍之序備於顯宗無和也三雍明大臣終喪成乎陛

下聖功美業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

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及禮

禮記

禮記

上孝安帝疏

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以义次轉爲僕射

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其陵

伯榮

冊王聖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

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

曰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故

感勤陰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司臣

扭恩莫以爲負

扭習也詩曰將叔無扭言屢故天心未

得隔并屢臻

并謂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亡凶青

冀之域淫雨漏河也徐益之濱海水益溢交獲

波生子也判揚縮收薄并涼二辨卷戎叛戾加以百姓

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特空好相熾也臣聞

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

行傳義五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

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勝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

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幸德安高也比遣中使致敬并

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朱軒車使者然臣

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

伯榮獨拜車不儀體上僭倖於人主長吏惶怖謹責

自婚發人脩道得理上信多設儲貯徵後無虞

也對身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頸踏呼

蹉莫不叩心何問託叔父之屬何問王開安帝叔也清河有陵廟

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皆畏為伯榮屈節

下車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

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

副車之盛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媯受歐乃

之誅韓嫣引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後上林山如更

天子伏謁道旁媯不見王怒為皇太后位言臣願明

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天元也職事巨細皆自覽

東漢書卷之五十一

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

之姦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法獨刑為中書令元

政事公卿畏之臣顯上言為顯上言使至諸官

臣乃取一書為顯上言使至諸官

臣乃取一書為顯上言使至諸官

臣乃取一書為顯上言使至諸官

臣乃取一書為顯上言使至諸官

臣乃取一書為顯上言使至諸官

臣乃取一書為顯上言使至諸官

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

三齊止

雷亦止也

曰万般異不能為害

書奏不省

上孝安帝疏

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生月變咎輒

切克

公台也

切責也

忠以為非國舊體上疏諫曰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

待以殊故在與為下御坐為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

則監察而董是非

董督也

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

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

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

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冗見有所興造

冗見言不廢也

又不敢

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設議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

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者孝成皇帝

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李

不蒙上天之福成帝時漢守心議即李尋奏記丞相

知所也有節真麗等為星言大臣且當之上乃公見亦

隨賜養牛上尊酒令審察焉方進即日自毀賁麗

徒乖宋景之誠成帝不然故曰徒乖故知是非之分

較然有歸矣又尚書失事多遺故典罪法無例訊欺為

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且貴求其意割而聽上順國典

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後科員也三

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起字仲升扶風平陵人
上孝和皇帝疏

上孝和皇帝疏

超自以人在絕域年

思土十二年上疏曰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孤

首丘代馬依風禮記曰

葬立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

子曰樂其所自生禮不

也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

首丘仁也注曰正丘首

曰代馬依北風舉鳥歸故巢

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

之間况遠處絕域小臣能無

孤風首丘之思哉

俗異壯侮老食其儻仆孤魂

示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

殲常恐年衰奄忽

護西域金印也

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

印金印也

如自以壽終也部誠無所然或後世或名臣為沒
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一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在
北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或在西臣老病衰
因冒死誓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明安烈使獻天
塞人及臣生在令舅目見中

上孝和皇帝書

超妹同郡曹壽妻昭心上書請超曰

妾同產兒西域都護定遠侯忠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
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常被蒙超
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漢

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傾絕地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

攻戰輒爲先整身破金夷

大傷

不避死亡相蒙陛下神

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見

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

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

不仁猶不遂也

耳目不聰明扶杖

乃能行雖欲竭蓋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

素變夷之性恃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

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

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

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

君急延頸踰望二年於今未蒙首錄

十五受兵六十還之周禮大夫職曰國中十尺以及

在之征謂賦稅從征也韓詩外傳曰一十行役六十

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知與周禮七尺同凡國中六十

尺即野即六十有五即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役野六

也此言十五受兵謂屬野外為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

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

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兄超餘年一得

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

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葬骨解見明

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若馬藥之曰小盡其力詩云民亦

老而棄之也於此是救而養之事見史記詩云民亦

勞止沆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詩大雅篇也

先補恩惠於中國

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

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

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莫幸超家得蒙

趙毋衛姬先請之貸

趙毋趙奢之妻相之母也慎格助先請得不生事見史記趙世家

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事見列女傳

妻愚戇不知大義觸死

忠諱

書奏帝感其言乃錄超還

楊終

字子山蜀郡成都人

上肅宗章皇帝疏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

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

曰

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與不易之道也

春秋昭公二十一年魯公孫會自齊出奔宋公羊傳曰

也君爲不言辟爲公子善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

也初賢乎公子善有善國也君子善善也長惡惡

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故君子爲之諱秦政

酷烈遠悟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一族高祖平亂約法三

章太宗至仁除去收斂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

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

息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案春

秋本旱之變皆應暴急憲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

旱

國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據摺實漢家屬從邊加以此
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輸轉煩費又遠屯
樓蘭車師戍已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
之衆庶昔殷民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
饒寄不毛之荒極乎草毛也荒極有遠也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
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留念省察
以濟元元

上肅宗章皇帝疏

承上事肅宗下終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然議太
尉牟融司徒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施行既

父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

上書曰

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韋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

崖之郡尤武絕西域之國不以鱗介易我衣裳元帝初

珠崖郡反待詔貢楡之以為棄珠崖殺人飢饉乃罷珠

崖郡尤武稍善軍王等十大國遣子入侍帝以中國

初定未遑外事還其侍子厚加賞賜鱗介喻遠夷言其

人與康懿無異也衣裳謂中國為法言曰珠崖之能

稱之力也否則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

鱗介易我衣裳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

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

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

易漢書百疏卷之五終

漢書疏卷之六

翟

補字子超廣漢人時爲尚書

上孝安皇帝疏

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上疏諫曰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疎

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露

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

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札記曰無雷同在

傳曰君履后土

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遠太

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

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綬盈金積貨至使議弄

神器改更社稷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

聖教知其謀誅之平原王得帝關遂免鄧氏為庶人豈

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

孤豚豈可得哉或聘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見天籟牛

太廟欲為孤豚其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對非道殃必

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

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

事無權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翁翁警警互相佐附

臣恐威權外溢

此以難虎翼奮卒不可制

孔子曰吐珠於澤誰不能含之

臣功大者王屬臣權并決宮已盡行吐珠於澤誰能

含論君之權柄外假則必競取以為已利器不可以示人

謂也此最安危之權極戒杜絕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

政存約節左傳曰德之故文帝受百金於露臺飾帷

帳於書囊文帝嘗以作露臺計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

或以為集上書勸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

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

初政以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善歛天下之財
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
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
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身正容
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
下有成王之專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
可得乎自去年以來災譴頻數地折天崩高岸爲谷脩
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
自勞恤研精致思勅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
瑩之盛尊大爵之重割精欲之歡罷宴私之好考正圖

晉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

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

書奏不省

應邵

字仲遠汝南南頓人應邵字子時為常山太守

上孝安帝疏

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竝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然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邵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

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來也凡

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

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

者死傷人者刑此聖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

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宥夫時釋其私憾阻兵

安忍僵屍道路阻詩也左傳下衛朝恩在寬幸至冬獄

而初軍愚狃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

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朝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

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毋指括以全其宗前書是錯為

更律今諸侯誼詳錯父聞而非之曰劉氏安而昆氏危

矣漢飲藥而此史記曰趙毋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

文之子異心願王勿違王曰吾聞決矣括毋曰王終將

言不誅也而班固引之以為是借贊傳曰

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撼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救

天之生殖長育也出左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

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

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

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儉豈有次玉當

罪之科哉周禮小司寇職司晨日親宗室有罪先請也

故謂惟知也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隨學者

功謂有大勳者責未若今案縱有罪先若乃小大以情

請也勤謂無咎因事宥未二王之後原心定罪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此為求生非為代死

東漢書卷之六十一
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上孝安皇帝議

邵剛定律令為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

天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

禮者次嫌疑明是非

禮者次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未為監焉故

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

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

勅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燬靡

有子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或存今大駕東邁巡省許

邵毅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豈敢不自

撰資以六補輒撰其律本章句尚書舊事送尉板令

事此例司徒都月五曹詔書

司徒都月五曹詔書在理萬機故有都日成

初置尚書自五人借儀有常符

符音及春秋斷獄凡二百

二千不替戶曹上客實曹三

去音復又集駁議三十篇

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

皆刪飾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瓊瑤之士

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十二卜臣所創造豈敢自謂必

合適衷心焉憤悵取以藉手藉身夜反昔鄭人以乾鼠爲瑤

璠之於帝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縉十重夫觀之者

口胡盧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尹文子曰鄭人謂

買木屋者為環周人遇賣買人曰周人遇欲買環乎
買曰欲之出環視之乃鼠也因歸不取冷此乃云
彼云未始事又差外關于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悟
京師而藏之以為大寶同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齊
而曰口胡虛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礫不殊主人
曰商賈之言豎而之曰燕石之愈因守之彌謹
齊燕環赤色也楚詞曰燕羨衣方縵羅謂鮮明之
也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管蒯蓋所以代
匱也左傳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管蒯有姬姜無棄
匱之去馬卒賤也之用是敢露頑才廁于明哲之末雖
入燕萃惟萃古通用

未足網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祭增闡聖聰惟因萬
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獻帝

龐參字仲達河南襄武人時過於故舍

上華安皇帝書

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寇反畔遣車騎將軍鄧
鷹討之時參坐法輸作若虛若虛名參於徒中使
其子俊上書曰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
言其地耗損不復於舊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成農功消於轉運

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

窮無望來秋兩手相搏言無計也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

萬里運糧遠就羗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

軍墜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

三輔休咎役以助其時上
煇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
女得織雖然後畜精銳乘
憊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
違人之仇報奔北之耻雪
矣書秦會要史中

樊準字見

上孝安皇帝疏

準上疏薦龐參曰

出參

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鴉則書鄆陽諫吳王昔孝文皇

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則魏尚為雲中匈奴素不

向前著馮唐謂文帝曰臣則魏尚為雲中匈奴素不

近雲中之塞上功則魏尚為雲中匈奴素不以法

以爲陛下法大明則魏尚為雲中匈奴素不夫以一人之身

析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
勇謀不測卓爾竒偉高才武畧有魏尚之風前坐法論
作經時今羗戎爲患大將西屯臣以爲如參之人宜在
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爲
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魏太后
其言

馬融

字季長人時
爲校書郎中

上孝安皇帝書

先零羗豪僭號北地詔護羗校尉龐參將降羗
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洮水與行征西將軍司
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爲羗所敗既已失

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

馬融上書請之曰

出參傳

伏見西戎反叛寇鈔五洲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

六月之詩曰侵鎬及方至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于至陽鎬方皆北方地名

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睿之資

抑亦扞城亦禔虎之助詩曰公伐干城又曰關如是以禔虎干扞也

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武說竊見前

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深既有義勇果毅之

節薰以博雅深謀之文又漢書將軍梁慄前統西域勤

昔幾年還留三輔功效克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今

劉囚陷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郟晉侯使復其位

曰晉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郟晉師敗績林父請死晉侯

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柯旗

於明晉侯孟明視喪師於嶠秦伯不替其官

秦伯曰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故晉景再亦狄之士秦穆

逐霸西戎狄人千室士貞子衛之謀曰吾獲秦士子之

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

奏書數

段奉

上孝順皇帝疏

寵參為太尉錄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
直數為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
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

會上計掾廣漢段熲因會上疏曰

出顯參傳

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寵參竭忠盡節徒
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
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說佞傷毀忠正此天
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李
子來歸魯人喜其紆難謂魏也李季友也
此意亦依便之公
夫國以賢化若以

又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志賢者任以安社稷

陳龜

字叔奇
堂波氏人

上孝桓皇帝疏

羌胡寇邊殺長吏騷略百姓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陲雖長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反薦狐狸猶無以塞厚責答萬分也至臣頑

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

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變夷不恭拔卒為

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位

詩大雅曰惟甲上物
又隋惟鷹揚上物

聖朝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

墾墾

薄土也

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

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

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

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

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

出左傳言其居室如懸磬之懸下無所有雖

舍生氣質同枯朽性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

租更空缺

更謂更也

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

以百姓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昃勞神

書曰文土

不隳至日中是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

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王也史記曰堯知子丹

則天下得其利而月朱病投州朱則天下病而天

下故古公策杖其民五倍帝王世紀曰百公豈百是為

之以及常珠玉不能充焉王邊秉杖而去

文王西伯天下歸之帝王世紀曰西伯至

蓋後興金匱寶以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之言

除肉刑之法文子即太倉令洋子公體德行仁為漢賢

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

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

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今倉庫單於豺狼

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
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
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置牧守去
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即將校尉簡繆文
武授之法今除拜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
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驚
長城塞下無俟望之患矣

崔寔

字季真涿郡安平人
魏之隱帝時為郎

上孝桓皇帝使宣事

寔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

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確正也互當世極
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其

辭曰

自光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
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再隆及繼體之
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
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
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快他沒反或荒耽嗜欲不
恤萬機或耳蔽箴諷殿僞忽真殿欲蓋真或猶豫岐路
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括囊不言持

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

伊於下曰伊於不測之軼也悲天自漢興以來三

五十餘歲矣政令垢上下怠懈也風俗彫敝人庶巧

偽百姓蒼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

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式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直

莫及孔謂曰衣裳笑袋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

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權謂要也禮選其時而

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

也皆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

以臨人景公以徵禮非其不同急所異務也魯子曰

公問政子曰

子曰政在慎選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

節財節財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臣

時先昔盤庚盤庚殷遷都湯民也盤庚自於

纘有闕甫侯正刑甫侯也甫侯用刑之法俗人拘文牽

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焉可與論國家之大

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倚居也倚奪何者

其頑士聞於時權安習不見知樂成况可慮始也

可與樂成類與慮也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也

此乃樂成所為耳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也

名如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遠是

措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

屈子之所以撼其幽憤者也

華文帝時賈誼請更帝制列國統國周勃漢更帝制

之屈烈焉對三國大夫上官新尚夫以文帝之明買生

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

秋之義

左傳曰息休代數不度德不量力

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

以霸政

八政謂三皇五帝也備政謂齊桓晉文也

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

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

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

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也密命薦勲

祖廟享號中宗等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

實政卒以墮損陸績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

道得失斯於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

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

齊黃楚以包茅不貢土祭不供晉文公召盟諸侯於
踐土管仲相桓公于葵而射桓公此並權變之道也故

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楚詞漁父曰聖人

世推也以為結繩之約可以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

以鮮平城之園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書
契于宥也咸錢也尚書曰苗人逆命禹

乃舞干羽於兩階也七旬有苗格高祖被命奴
平城用陳平計得解言干戚之舞非平城之用夫然

經為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

道非結骨之膏莊子曰吹噓吐故納新能如鳥
北道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

人傷於寒而轉於熱何也太寒則生於熱也度細
循延年也言鳥伸不可療傷寒又氣不能續筋骨也

蓋

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

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

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

百上之敵值危連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

鑿馬駘其街四牡橫奔皇路險傾家語曰古者天子以

爲鑿策善御勸齊策轉馬力和馬心故曰無聲而極

千里善街人者一其結法正其百官均齊人物和安人

心故刑不用而天下化說文曰駘方將裨勒鞅鞅以救

馬銜脫也達來反皇路大路也

之豈暇鳴和鑿清節奏扶何作公羊傳曰其臣也反

鑿猶東也說文曰鑿設於鑿和鼓昔高祖令蕭何作九

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剝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真

五刑文帝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

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

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

帝元年乃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

乃定律減笞輕箠自是之後笞者得全此已上並見於

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

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武帝而式三王

盛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苛全之政躡稽古之蹤獲

五等之罰立井田之制然後選釋契為佐伊呂為輔樂

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又曰擊石用石百獸舞

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揚震

字伯起弘農華陰人時爲司徒

上孝安皇帝疏

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路

震上疏曰

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

聖子曰夫尚賢者本也左傳曰爲

國者如農夫

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放流天下咸服

四海雍熙

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民於

方今九

德未事

亂而放廢而數值而

日九德或嬖倖充庭法曰賤而阿母王聖出自城

欲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溫之勤前後賞惠

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左傳曰指雲氏有不

在外父屬擾亂天下撰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識牝雞晨

鳴北地也牝雞也書曰古人有言詩刺哲婦喪國

昔鄭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

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鄭公謂弟也左傳

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

彼豈在中饋婦家人人二也辭也鄭玄注曰二為

齊王茶內丈夫將正於內五陽也得正於外自

及肆茶內丈夫將正於內五陽也得正於外自

也故云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

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睦上下俱美惟恐下

絕婉變之私割不忍之心詩曹風序曰曹共公處君子

季女斯亂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

令野無鶴鳴之歎詩小雅車曰鶴鳴王也

而名著諭賢者雜隱居人成知之朝無小明之悔詩大雅

去亂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我大東不興於今大東

下其詩曰人亦勞正處可少察擬縱往古北德哲王崇

不休哉

不休哉

上孝安皇帝疏

永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律皆懷忿恚而伯榮
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遂以為妻
得襲護爵位至侍中

震深疾之後詣闕上疏曰

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

兄亡弟及以防篡也

公羊傳曰劉子單子以王子猛入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以篡亂

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

下子當也下子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也
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

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

爵有德今環無佗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之一時之間既
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
不安陛下宜覽鑒既徃順帝之則善矣不省

上孝安皇帝疏

詔遣使者大爲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
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

震時爲太尉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饑菜
色言有儲蓄人無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猶猶
猶猶也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羗虜抄掠三邊震

獲我隨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

藏匱乏死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碑

城門內第舍津城門洛陽南合兩爲一連里竟街坊合兩

馬里坊也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採山石

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續漢志將作大將校

石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憚兄弟與國無肺腑枝

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伎之人與樊豐王承等分威共權

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

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滅國棄世之徒復得顯用有滅

人錮之白黑溷淆清濁同原天下譁譁咸曰財貨上流爲

朝廷結讖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
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
之

上孝安皇帝疏

承上樊豐謝暉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
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
起家舍園坵壙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

曰

臣之愚備台輔不能平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
臣等奏言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不動而

切推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

臣近宮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

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柱而已倚邪也往無所

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翼翼也日商頌

方之極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僚辭曰二人同心其

不與上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脩第舍賣弄威福道路

譁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城郭殆為此發又各無宿

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脩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

曰偕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書洪範之謂也偕差

則常陽順之也言惟唯陛下奪乾剛之德易曰大哉乾

魏冉棄驕奢之臣以掩諛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
戒福又移於下

上孝安皇帝書

承上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
豐等皆側目憤怨但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
河間男子趙騰詣湖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
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覆復上書救之曰

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朝諫之鼓堯舜置非

木殺周哲王小人怨詈則皇自敬德書曰自殷王中宗

魏冉文王蓋因人曲而或告之所以達聰明開不諫

何長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誘語為罪其
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以誘劫是與人之

言

與家也詩曰誰尸劫堯
法博曰德與人之謀

揚秉

特為侍中尚書

上孝桓皇帝疏

桓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胤
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

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

之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

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喻不敢馳驅大雅王者至尊出入

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

蹕止行人也詩室自非郊廟

之華則鸞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

詩大雅雲漢之

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易萃卦之詞諸侯如臣之家春

秋尚列其誠

左傳曰莊公如崔

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

禁游

去聲厚天子

降亂尊卑等威無序

有等差

衛守空宮綬重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

代前

太守任宣生趙反誅宣子章為公車至亡在渭城界中

伏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

重也得備納言

又以薄學充在講勸持家表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

士死敬慎斷其愚

不

楊賜

字伯勳，震之孫，為少府光祿。

上孝靈皇帝封事

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休美徵驗也。

福中五咎徵則六極至。已上皆見尚書。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

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

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

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云意欲齊乎人，必假乎天也。

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天也。孽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

今大中是謂不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也。詩小雅。屬也。

女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凡昭公亦鄭厲公之孫也故春秋兩蛇鬪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故

修雍紅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鬪外蛇鬪

聞鄭南門中內蛇鬪死是特傳取死於鄭欲內厲公其

地死以昭公將敗厲公將感之象地是時昭公宜而

則內變不得姓外謀無由起矣昭公不棄果於

康王一朝晏

起關雎見箋而作前書曰玁狁玉曼鳴閔雎嘆之音

事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夫女謁行則諛夫昌諛夫昌則

色互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

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刑內外之宜崇帝乙

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刑內外之宜崇帝乙

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刑內外之宜崇帝乙

之制受元吉之祉

易泰卦曰五日帝抑皇甫之權

夫之愛

盤夫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士等皆君之寵用后嬖寵而居位也詩曰皇甫王

處則蛇變

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幾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宋景公時
憂感守心修德而星退舍並見史記

上孝靈皇帝疏

賜代表隗為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
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

司主也

是以唐虞兢兢業業

皋陶謨曰兢兢業業
一日日萬幾周文曰日昃

書曰文王自朝至於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

二載考績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佗德有形執音旬

日累遷守貞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

之詩所為訓作詩小雅曰蒹葭北山言採其把指借借士

又聞教懲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執極繁遊之荒也蔡詩

日繁于野而書日內政事日隨許規大化陵遲陛下不

顯二祖之勤止詩曰文王既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帝文

明帝顯宗帝世小宣帝中宗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

欲直景欲行而求及前人也孫卿子曰猶直枉木而求

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在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名之

其所不知能行之善惡在古之所以危亡而不知能積

其所以安存以無異乎前人也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制

板之恩慎貫魚之次
板人言昔御宮人如貫魚之
春也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
劉何列女傳曰鍾離春者
之正也其為人極醜無雙
曰頭深目長旺大節不
身自製有項少髮并脫出
胃皮骨若凍年四十行嫁不
之慮南有強楚之警外有二
國之難一但山濤滿地
不妄此一殆也漸臺五重
萬人聚極此二殆也賢者
狀隱於山林謝讓被鐘於
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沈
不乘國家之政此四殆也
禮內遐邇有憤怒之聲臣受恩
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
九臣括囊避咎
謹自手書
上

上孝靈皇帝書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

嘉德殿前

盛高華曰虹間帝惡之引賜及議即蔡邕等入

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

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

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

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張禹成帝時為丞相以恩博恩高

疾新以起居聞車駕日臨問之拜禹床下禹

直謂恩信老臣亦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禹

為張掖太守禹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

近上即請徙城為農太守又禹少子未有官

上臨候禹禹教復其小子上朱游欲得尚方執

馬劔以理之固其宜也朱雲字子游張禹以

為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不能匡正臣願得為

防斬馬劍商賈欲以人類欲獨焚燒王尚書

對曰安昌侯漢兩尚上少府之屬官也作供
吾以微薄之學克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
國很當大問死而後已乃上書對曰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

左傳曰有神降

曰國之將興神明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
臣也昔言有神以興亦有以亡國語曰昔夏之興也
降於崇山其亡也幽梁信於原建商之興也與也
於平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國之興也當焉焉於
哀也於錫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僻昏亂則視其禍今

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氣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

蜺蜺者也

詩序曰蜺蜺刺希文也日蜺蜺莫之也
蜺蜺刺希文也日蜺蜺莫之也

於中手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

更相...
工...

常伯任芝居劾言却食梁錫俱以便詳之性極辯之心

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昭紳之衿委仗賦詠口誦究

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原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垂

陵谷代處是詞曰冠履倒垂從小人之邪意順無

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也誠大王也其詩曰

上帝板蕩下民率棄舊章公大也其詩曰

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時政也殆哉之危莫過於今之

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

疾見怪則脩政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人見怪則脩

...

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誠

謂聖道而斥遠

使

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南

詩曰

鶴鳴

表顯有聞仲山甫補之皆周宣王賢臣也

斷絕滛佚抑止槃游思留庶政

敢怠違箕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

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悃悃之心

我情力疾反

上孝靈皇帝疏

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

時

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為苑先王造園苑

民以脩三驅之礼燕菜鷄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

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

以爲苑園壤沃衍沃地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

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

意順四節也逞快凶四節謂春夏宜惟夏禹卑宮太宗

露臺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

以臺以慰下民之勞

張皓字叔明隗為武陽人

上孝安皇帝疏

時安帝欲廢太子為濟陰王皓與太常亘馬大

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

疏曰

昔賊臣江克造構讒逆至今矣園與兵終及禍難

字欠借武帝時為直指紡衣勃太子所誅見上年考意

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為巫蠱上乃使克捕案巫蠱既知

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壘太子宮中得木

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恨不能自明故克漸之發也

突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朔自殺後太子孫宣帝後壹

即位追謚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戾園後壹

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建太子死後

今孤茂上書論太子寬武帝感悟於太子無今皇太子

幸乃族滅江克作思子宮歸米望恩之臺今皇太子

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傳九德之教皇太子立

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宜簡賢輔成就聖質

上孝安皇帝疏

清河趙騰上言史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錄
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
皓上疏諫曰

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

惡聖主不罪弼堯

左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
應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備之

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
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

張綱

字文紀
時為御史

上孝順帝書

順帝縱委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嘆曰

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增國家之難雖生
不願也退而上書曰

諫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
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
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
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
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
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
順道者也左傳曰唯名與伏願陛下少留聖恩割損在
方以奉天心音奏

奏孝順皇帝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南行周然皆耆儒知名者
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節而
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
狐狸遂奏曰

大將軍莫河南尹不察無象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竭老
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散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

豕長蛇肆其貪叨

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吞食上國

其心好貨縱恣

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
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京師
遺蹟

東漢書
卷之六終